

回忆常恩多将军

刘唱凯等 口述 王治安 整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回忆常恩多将军



刘唱凯等 口述 王治安 整理

吉林人民出版社

325

回忆常恩多将军

刘唱凯等 口述 王治安 整理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 $\frac{1}{2}$ 印张 3插页 172,000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册

统一书号：11091·81 定价：0.98元



耿丹心
铮铁骨。

栗又文
五八三
八月十

前 言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史诗中，曾有多少革命英烈顶腥风，战血雨，戎马倥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树了历史的丰碑，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值得人民永远崇敬和怀念。原东北军百十一师中将师长常恩多将军，就是这样一位革命先烈。

常恩多将军出生于列强入侵、兵连祸结的辽南。童年时期，他就饱尝了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欺凌，阶级仇，民族恨集于一身。青年时代怀着寄志救世的雄心，参加了东北军（奉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团副、上校团长、少将师长以及中将师长之职。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他极力赞成张学良将军的正义主张，并率部在渭南、潼关与“讨逆军”英勇作战，击溃了桂永清等部的猖狂进犯，从而在东北军中初露锋芒。

在拯救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他历尽艰险，率部杀敌，身经百战，屡屡克敌制胜，被苏、鲁、皖人民誉为“常胜将军”，并从一个只有朴素爱国热情的旧

军人，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他开始以一个特别党员的身份，机智、勇敢、顽强地战斗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在法西斯猖獗，国民党“降官如毛”的险恶形势下，他发动了堪称东北军的第二次“西安事变”——声震鲁、苏的“九·二二”锄奸运动，粉碎了沈鸿烈、韩德勤、缪澂流、秦启荣等卖国投敌、全面“剿共”的迷梦。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又坚撑铁骨，率部起义，以慷慨悲壮的一页彪炳千古。

常恩多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严守党的秘密、无私无畏、一心为国等崇高品德，均堪称革命者的楷模。

然而几十年来，这位耿耿丹心、铮铮铁骨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一直被误认是一名“进步将领”而湮没无闻。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更是颠倒人妖，给他扣上“国民党”、“大军阀”等罪名，进行掘墓焚尸，对其妻、女等也横加迫害，并株连到当年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从中央到各省的许多同志。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九日，曾追随常恩多将军十九年的随从副官刘唱凯同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由谷牧同志转交。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很快就让谷牧同志回了信，照录如下：

唱凯同志：

三月十九日信收悉。常恩多将军是我党特别

党员，是一九三九年经山东分局批准入党的。

您给总理的信，因他太忙，我只能口头向他报告。经与国务院主管部门商定，对常老太太每月可以贴补生活费三十元。请即将常征所在地区、单位的详细情况来信告知，以便办理通知手续。

我一切平适，请勿为念，来信寄国家建委转我即可，勿此。

祝您健康！

谷牧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从此，不仅常恩多将军的沉冤得到了昭雪，而且人民得以对这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倾吐缅怀悼念之忧。

一九八〇年初，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及谷牧、童小鹏等同志，曾写信给万毅、郭维城、刘唱凯等同志，要他们撰写常恩多将军的英雄事迹，以教育后人，激励人民向四化进军。

本书根据刘唱凯、万毅、王再天、郭维城、王振乾、苗勃然、关靖寰、李鸿德、程道平等同志的口述记录，于一九八〇年八月整理成初稿，然后油印成册，发给当年有关同志审核。经栗又文、于克、王肇治、张苏平、陆万美、刘杰、王大伦、彭景文、董歧、华诚一、刘祖荫、孙卜菁、孙学仁、徐振宇、张

野光、宋景龙、郑冷、王烈、阎庆文、常克等同志大量的修正和补充，现以《回忆常恩多将军》为书名，公诸于世。

在撰写过程中，曾蒙吉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党组、51039部队政治部以及程景云、马端竹、邴凤歧、阎世忠等同志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存在谬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整 理 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长春

目 录

- 一、常恩多投笔从戎
盘山县初识常公 (1)
- 二、反对军阀混战
拥护民主统一 (8)
- 三、为复土卧薪尝胆
思国难将军启蒙 (25)
- 四、蒋介石阴谋剿共
红安县智救红军 (33)
- 五、为抗战广结天下士
求光明拜见叶总长 (41)
- 六、西安城张杨扣蒋
渭河岸师长退敌 (56)
- 七、叶总长亲临渭南
常恩多心向光明 (66)
- 八、东北军豫皖缩编
共产党派来亲人 (74)
- 九、赴战场扼守长江岸
杀敌寇鏖战扬州城 (87)
- 十、将士喋血台儿庄
雄师声震苏鲁皖 (103)

十 一、巧入鲁如鱼得水	
盼春光早逢甘霖	(113)
十 二、国民党叫嚣反共	
“麻将官”导演丑剧	(121)
十 三、常师长百战鲁南	
缪激流拥兵自卫	(126)
十 四、于学忠兵发鲁南	
老战友再度重逢	(137)
十 五、缪激流卖国反共	
常恩多秣兵厉马	(143)
十 六、桃林镇缪日勾结	
东盘村常万锄奸	(161)
十 七、庆胜利军民鱼水情	
灭敌焰雄师克重镇	(181)
十 八、常师长劳愤成疴	
顽固派乘机弄权	(206)
十 九、“佛爷”设宴扣万毅	
群魔反共大逞凶	(214)
二 十、服务团员绝食斗敌	
甲子山区黑夜沉沉	(223)
二十一、常师长病中杀奸细	
李鸿德无端遭陷害	(238)
二十二、常师长雪夜突围	
万旅长险遭毒手	(256)

二十三、做美梦群魔暗争位	
斩魔爪忠魂举义旗	(273)
二十四、革命精神惊天地	
生命不息待羁臣	(299)
二十五、黎明前将星殒落	
阳光下雄师新生	(316)

一、常恩多投笔从戎 盘山县初识常公

常恩多将军，号获三，满族人。

一八九四年，“甲午风云”笼罩着中国海空，日军进犯，硝烟弥漫辽南大地。风烛残年的清王朝，对内压榨人民，对外割地赔款，使辽河流域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就在这外侮内患的第二年，常恩多将军降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城西东三台子村一个穷苦农民的家里。

常恩多五岁时，义和团运动兴起。老沙皇为了镇压义和团和实现其“黄色俄罗斯”计划，大举进犯东北。第二年，常恩多将军的母亲因饥寒病债，离开了人世。

一九〇四年，日俄为争夺中国的东北发生了战争，辽南重又沦为日俄角斗的战场。次年，日本取代沙皇俄国，攫取了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等权益，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对辽南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这一年，死神又夺走了他的父亲。从此，九岁的常恩多便与

继母和妹妹相依为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童年的悲凉、辛酸，使他饱尝了人间的不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恨世不公、疾恶如仇的火种。

常恩多十一岁那年，由于得到从事塾师而孑然一身的伯父的资助，才得以上学读书。在校期间，常恩多没有辜负伯父、继母的期望，他以“天资聪明，品学兼优”和“每次考试总是名标红榜”而深得伯父和学校老师的喜爱。

常恩多十六岁时，由伯父之命、媒妁之言娶妻王氏。王氏年长恩多五岁，十分贤惠，娘家在海城城郊，是个菜农。王父在海城西北牛庄镇开杂货铺，生活较宽裕，王氏时常找娘家贴补生活。

一九一四年，十九岁的常恩多从海城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因“官场无人，谋生困难”，就在家乡做了乡村小学教员。但是所得报酬微薄，加之长子常程的出生，难以糊口，有时不得不四方讨借。这时，有人介绍他去当警察，他气愤地说：“富人的奴才，穷人的冤家，巡警狗子是人干的吗？这碗饭，我饿死也不混！”

一九一九年，常恩多为生活所迫，怀着寄志救世、惜民爱国之心，毅然告别全家老小，随招兵的军官去黑龙江省参加了奉军。不久，就在骑兵连里当了字兵（上士）。

一九二二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他看到其旧派“绿林”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张学良、郭松龄所率领的新军却撤而有序，阻击有术。于是，张作霖开始重用新派，大力整训奉军，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并亲兼堂长，由张学良兼监督，陆军大学毕业的萧其煊和郭松龄等为教育长和教官，负责军官的教育和训练。

这一年，常恩多考入“陆军东北讲武堂”（第四期）。学习期间，他勤奋上进，机敏过人，以“喜读书、善思考、精于书法”深得郭松龄的赏识。他在和郭松龄的接触中，对张学良、郭松龄的“倡议整顿讲武堂、创办教导队、大力吸收青年学生、剔除奉军的陋规恶习”等改革十分钦佩。郭的“生活俭朴，常年穿着制服，严整且有礼貌，经常涉猎新版书刊”等美德，也成了他以后生活的楷模。他曾经说：“不但郭先生是位爱国进步志士，而且韩女士（郭的夫人韩淑秀）的品学也是十分可敬的！她经常创办贫民学校、拒毒会，为贫苦人民募集衣物，忧天下人民之忧，真是难能可贵！”

常恩多从“讲武堂”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破格授中尉排长职衔（一般“讲武堂”毕业生都授少尉职衔）。

一九二四年春天，常恩多被派到辽宁省盘山县挂

旗招兵。当时我正在盘山县城堂叔伯哥哥和别人合开的一个剃头棚里当学徒。

一天，一位戎装整齐的军官来剃头，只见他二十八、九岁的年纪，笔挺修长的身材，一副清瘦、刚毅的面容，宽阔的前额之下，生着两道英气的剑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了机敏和智慧。我堂叔伯哥哥见了赶快停下手里的活儿，笑着对这位军官说：

“长官请坐！若不嫌手艺孬，马上就给您剃！”“不忙，不忙。”军官一边环视着四周的顾客，一边十分和气地说。然后就一声不响地坐在最后一条长凳上，等待剃头。

堂叔伯哥哥用眼光示意我给军官倒茶，我倒了一大碗开水，用冻裂的双手捧到军官面前，军官接过水碗，仔细地打量着我，也许是因为我生得面黄饥瘦或是因为我衣着褴褛，引起了他的注视。

“小兄弟，十几岁了？”他关切地问。

“十六。”我在这位戎装整齐的军官面前，心情有些紧张。

“家住在哪儿？”他嘴角挂着善意的微笑，继续问我。

“沟沿子。”

“你念过书吗？”

“念不起！”我仍然非常拘谨地回答着。

“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还有爸爸和两个哥哥给人家扛活去了，一个妹妹因为养活不起早送了人，家里就剩下一个姐姐。”

他听完后，长嘘了一口气，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阴影。然后，他点燃起一支烟，默默地吸着。显然我寒微的身世，触动了他心灵里的酸楚，使他感到我们是一个藤上的苦瓜，同病相怜。以后，这位军官常来剃头棚刮脸、剃头，对我也由同情、怜悯而喜欢起来。

一次，镇上一位郑掌柜到剃头棚来理发，他一进屋，伙计们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这个留着分头，穿着西装，拄着文明棍儿的假洋鬼子，是这个城镇上有名的“地头蛇”。他每次剪头总是百般挑剔，仗势欺人。他坐下后，让我去给他打水，因水稍热，烫了他的手，他二话不说，举起文明棍儿，劈头盖脸地朝我打来。我堂叔伯哥哥赶忙上前赔礼，那知，这位郑掌柜的一边骂着“小要饭的”，一边打得更凶了。

“住手！”一声严厉的喊声立即使屋里一切都凝聚了。“假如他是你的兄弟，你也这样打吗？”

我循声一看，“啊！”原来正是那位英武、威严的军官，只见他一把夺过郑掌柜手里高举着的文明棍儿，严峻的面容闪烁着凛然难犯的神情，一双锐利的